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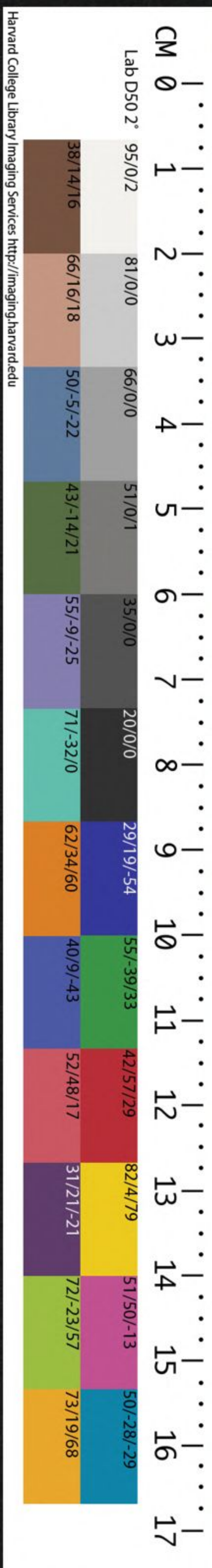
象緯 物異 輿地 四裔

文獻通考十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1 1959

考十

SBRTS-39-48





文獻通考纂卷之二十一



宋鄱陽馬貴與著

明海鹽胡震亨纂

彭宗孟

武康駱曾校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象緯

昔三代之時俱有太史其所職掌者察天文記時政蓋合占候紀載之事以一人司之漢時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而紬史記金匱石室之書猶是任也至宣帝時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其修撰之職以他官領之於

是太史之官惟知占候而已蓋必二任合而爲一則象緯有變紀錄無遺斯可以考一代天文運行之常變而推其休祥然二任之隳廢離隔不相爲謀蓋已久矣昔春秋日食不書日而史氏以爲官失之可見當時掌占候與司紀載者各爲一人故疎畧如此又嘗考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日食三十六自魯定公十五年至漢高帝之三年其間二百九十三年而搜考史傳書日食凡七而已然則遺缺不書者多矣自漢而後史錄具在天下一家之時紀載者遞相沿襲無以知其得失也及南北分裂之後國各有史今考之南自宋武帝永初元

年至陳後主禎明二年北自魏明帝泰常五年至隋文帝開皇八年此一百六十九年之間南史所書日食僅三十六而北史所書乃七十九其間年歲之相合者纔二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而所書薄食其謬且如此則星辰之遲留伏逆陵犯往來其所紀述豈足憑乎姑述故事廣異聞耳天文志莫詳於晉隋至丹元子之步天歌尤爲簡明宋兩朝史志言諸星去極之遠近中興史志採近世諸儒之論亦多前史所未發故擇其尤明暢有味者具列于篇作象釋考第二十一首三垣二十八宿之星名度數次天漢起

沒次日月五星行度次七曜之變次雲氣

漢天文志曰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其伏見早晚邪正存亡虛實廣狹伏見早晚謂五星也日月五星下道爲邪存謂列宿不虧也亡謂恒星不見虛實若天牢星實則因多虛則開出之屬也潤狹若三台星相去遠近也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鬪食合同舍也散五星有變則精散爲妖星自下往觸之曰犯居其宿曰守經之爲歷突掩爲凌星相擊爲鬪慧孛飛流日月薄食慧所以

除舊布新也孛氣似慧飛流謂飛星流星也飛絕迹而去也流光迹相連也氣往迫之爲薄虧毀曰食暈適背穴抱珥蟲蠅皆日旁氣也適日之將食先有黑之變也穴多作鏞蟲或作虹蠅讀曰齧雄爲蟲雌爲蠅凡氣在日上爲冠爲戴在旁直對爲珥在旁如半環向日爲抱向外爲背有氣刺日爲鏞鏞抉傷也迅雷風祆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鄉之應聲鄉讀曰響是以明君覩之而寤飭身正事思其咎謝其過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晉天文志曰張衡云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陽精之宗月者陰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衆星布列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神神漢志作事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爲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布於方各七爲二十八舍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纏次用告禍福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不然何得總而理諸

中宮

北極紫微宮

北極五星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

主日帝王也亦爲太乙之座謂最赤明者也第三星

主五星庶子也其第四星爲后宮第五星爲天樞抱

極樞四星曰四輔所以輔佐北極而出度受政也

宋中興天文志坎正北方也北極不於坎乾而於艮

丑以艮東北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作曆者逆

推而上之以至於數千百載必得日月合璧五星連

珠於建牛之次然後用之爲曆元謂建牛丑艮分野

萬物成終成始之地也故北極則居其方爲天之極

而七政則會其分爲曆之元

太微宮 太微垣十星天子之宮庭五帝之坐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

天市垣 宋中興天文志天市垣中一星明大者謂之帝座帝座東北一星爲后西南三星爲妃妃北一星在帝右后北一星在帝左是爲左右常侍妃南四星爲宦寺宦寺南一星爲闈人闈人南四星爲內屏凡三垣紫宮在中天市在紫宮之東北太微在紫宮之東南而大角在紫宮之東故天市在大角左太微在大角右大角一星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勾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柄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

二十八宿

東方蒼龍七宿角一星十二度主造化萬物有春之威信亢四星九度主天子內朝天下之禮法也又曰總攝天下奏事聽訟理獄錄功者也亦爲疏廟主疾疫氏四星十六度爲天子之路寢明則大臣妃后奉君不失節如不見或移動則臣將謀內禍亂生矣房四星六度爲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亦四輔也心三星六度天王位也中星曰明堂爲大辰天子之正位也前星爲太子不明則太子不得位後星爲庶子明則庶子繼尾九星十九度后妃之府後宮之場也箕四

星十一度爲後宮妃后之位一曰天雞主八風又主
口舌主客蠻夷胡貊故蠻夷將動先表箕馬

北方玄武七宿斗六星二十五度爲丞相太宰之位酌
量政事之宜褒進賢良稟授爵祿又主兵牛六星七
度主犧牲女四星十一度謂之須女者須賤妾之稱
婦職之卑者也主婦女之位其星如婦功之式主布
帛裁制嫁娶虛二星九度少疆冢宰之官也主邑居
朝堂祭祀之事又主風雲死喪危三星十六度主架
屋受藏風雨墳墓祠祀營室二星十七度爲大廟天
子之宮也壁二星九度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秘府也

亦主土功

西方白虎七宿奎十六星十六度天之武庫也主兵婁
三星十二度主苑牧犧牲供給郊祀亦爲興兵聚眾
胃三星十五度天之厨藏五穀之舍也昴七星十一
度主獄事又爲旄頭胡星也又主喪主口舌奏對畢
八星十七度主邊兵主戈獵觜三星一度主天之閑
參十星十度爲忠良孝謹之

南方朱鳥七宿井八星二十四度主泉水亦主諸侯帝
戚三公之位輿鬼四星二度主死亡疾病亦主祠事
柳八星十四度主飲食倉庫酒醕之位星七星七度

主后妃御女之位亦爲賢士張六星十七度主天廟
明堂御史之位翼二十二星十九度主太微三公化
道文籍軫四星十七度主將軍樂府歌謔之事

馬氏曰甘石巫咸三家後代所宗也顧三垣大角之列
衛二十八舍內官外官之分隸不無異同今按歷代
天文志惟宋兩朝及中興志與隋丹元子步天歌能
言諸星之分隸然大角一星兩朝志以爲屬亢中興
志以爲屬角庫樓十星丹元子以爲屬角而兩朝志
以爲屬軫其爲異同大槩若此蓋自唐開元中一行
所造渾儀其所測宿度已與舊經異而宋太平興國

中渾儀所測又與唐異所爭或一二度或三五度以
管窺天豈能無誤於是此以爲軫彼以爲角甲以爲
氐乙以爲房所差者常在禪鄰之次舍則亦不過三
五度間耳天道幽遠術家各持一說固未有以訂其
是非也至如南斗六星卽斗牛之斗則其分野及在
北方北斗天樞在張宿十度則其分野及在南方則
其理有不可究詰者當伺知星者而質之

二十八宿度 宋中興天文志王奕按自古言天者皆
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何從而知審也
曰天本無度因日之行一晝夜所躔濶狹強名曰度

蓋日之行也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行四分日之一
 以一年周於天馬以一日所行為一度故分為三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范蔚宗謂日之所行在天
 成度在人日是也曰天固有其度而二十八宿亦
 各有度而定之也曰二十八宿亦未始有度也
 天體冲分為三百六十五度然其度難別也故
 作曆者度於二十八宿用以紀日月所躔而已
 蓋天之猶九川也猶地之有里也二十八宿所分之度
 猶九川之占之里也二十八宿各有其度則日
 之行如春在某星幾度仲春在某星幾度日

躔可得而名也九州列縣各有其里則人之行於地
 也某日至某州幾里某日至某縣幾里驛可得而計
 也此星度所由起也曰二十八宿之度或濶狹何也
 曰日之所躔偶與此宿相當此濶狹於是分也故說
 渾天者曰日之所躔或多或寡適當其星者凡二十
 八故度之多寡於是生焉井斗之舍非無星也然不
 與日躔相當故其度不得不濶背鬼之傍非無星也
 然日躔一二日而其星適與相當故其度不得不狹

以得度濶狹非舉一宿全體盡占此度也古之
 造曆假言是法以步日躔或者不察謂二十八宿本

有其度又見其宿得幾度遂謂舉一宿全體在焉則
又非矣

十二次度數 容齋洪氏曰十二國分野上屬二十八
宿其爲義多不然前輩固有論之者矣其甚不可曉
者莫如晉天文志謂自危至奎爲娵訾於辰在亥衛
之分野也屬并州且衛本受封於河內商虛後徙楚
丘河內乃冀州所部漢屬司隸其他邑皆以東郡屬
兗州於并州了不相干而并州之下所列郡名乃安
定天水隴西酒泉張掖諸郡自繫涼州耳又謂自畢
至東井爲實沈於辰在申魏之分野也屬益州且魏

分晉地得河內河東數十縣於益州亦不相干而雍
州爲秦其下乃列雲中定襄鴈門代太原上黨諸郡
蓋又自屬并州及幽州耳謬亂如此而出於李淳風
之手豈非蔽於天而不知地乎

天漢起沒 中興天文志石氏云天漢蓋天一所生凝
毓而成者天所以爲東南西北襟帶之限也天下河
漢之源蓋出於此故河漢者亦地所以爲東西南北
之限也漢張氏云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
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
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唐袁氏云以是觀之天漢

起東北而止西南其修徑可知矣

七曜 日月

張衡靈憲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其徑當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廣二百四十二分之一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鳥而有三趾陽之類其數奇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鬼陰之類其數耦其後有馮焉者昇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母驚母恐後且大昌姮娥遂托身於月是爲蟾蜍夫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

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彗星被耀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闡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日之薄地其明也繇暗視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火方於中天天地同明繇明瞻暗暗還自奪故望之若水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同而差微星則不然強弱之差也

日月行道 中興天文志按三統曆日躔與堯典月令

不同日行黃道每歲有差故也江默謂歲差者日躔於一歲之間行周天度未及餘分而日已至焉故每

歲常有不及之分然歲差古無有其法漢洛下閎雖知太初歷八百年當差一度後人未究其悉也晉虞喜始覺之曆家祖述其說自唐堯至漢自漢至本朝冬至日躔各各不同然後知歲差之法得天甚密不可廢也然嘗考歲差諸說不同宋大明曆以四十年差一度失之太過何承天倍其數以百年退一度又反不及惟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退一度故唐一行詳考三家而知劉焯之爲尤近遂以大衍曆推之乃得八十三年而差一度蓋大衍分一度爲三千四十分其所差之分一歲三十有六太積至八十二年則差一度又不若本朝紀元曆以七十八年差一度爲最密也

又曰開禧占測冬至日已在箕宿較之堯時幾退四十餘度差自漢太初至今已差一氣有餘而太陽之躔十二次大約中氣前後乃得本月宮次蓋太陽本日行一度近歲紀元曆定歲差約退一分四十餘抄蓋太陽日行一度而微遲緩一年周天而微差積累分抄而躔度見焉循是以往萬有五十年後將所差半周天審如是寒暑易位乎以俟治曆者

五星 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

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十二歲而周天
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
氣罰見熒惑二歲而周天填星曰中央季夏上信也
思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爲主貌言視聽以心爲政故
四星皆失填乃爲之動二十八歲而周天太白曰西
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
白一歲而周天辰星曰北方冬水智也聽也智虧聽
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一歲而周天

凡五星其東行曰順西行曰逆順則疾逆則遲通而率
之終爲東行矣不東不西曰留與日相近而不見曰

伏伏與日同度曰合其留行逆順掩合犯守陵變色
芒角凡其所主皆以時政五常五官五事之得而見
其變

中興天文志五星之行過有道之分則循軌順行天下
又寧年穀順成過無道之分則犯闕變色爲災爲兵
曰吉曰凶未有不關於人事者也然五星之變俱足
以致殃熒惑太白爲甚而熒惑尤甚蓋熒惑火也性
烈而不常又爲執法之官司天下過失故其應尤爲
亟也

凡五星盈縮失位元精降於地爲人歲星降爲貴臣熒

惑降爲童兒歌謠嬉戲填星降爲老人婦女太白降
爲壯夫處於林麓辰星降爲婦人吉凶之應隨其象
占

中興天文志夫二曜二氣之精也五緯五行之精也二
曜俱順行五緯獨有退逆何也班氏謂三代盛時天
下五緯順軌無逆行者周之末造人紀不修師旅數
起故五緯始失常度而有逆行然則降姬而羸世道
趨末星軌遁常亦失其初歟易觀乎人文以察時變
故星紀之逆順可以懔然懼矣

南方者太陽之位而天地之經也七曜行至陽位當天

一之經則朔昃留逆而不居焉此天之常道也

瑞星 一曰景星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亦名德

一星二曰周伯星黃色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三曰含

一譽光耀似彗喜則含譽射四曰格澤如炎火下大上

一銳色黃白起地而上見則不種而獲有土功有大客

星雜變 一曰星晝見主女子爲王在邑爲喪在野爲

兵又曰臣有奸心上不明臣下從橫二曰恒星不見

主天子失政諸侯橫暴又曰象中國諸侯微滅也三

曰星鬪星鬪天下大亂四曰星搖星搖人衆將勞五

曰星隕大星隕下陽失其位災害之萌也又曰衆星

墜人失其所也又曰星墜當其下有戰場國有兵凶則星墜為鳥獸天下將亡則星墜為飛蟲天下大兵則星墜為金鐵天下有水則星墜為土國主有兵則星墜為草木兵起國主亡則星墜為沙星墜為人而言者善惡如其言又曰國有大喪則星墜為龍流星 流星天使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大者曰奔奔亦流星也

妖星 妖星者五行之氣五星之變各見其方以為殃災一曰彗星本類星末類彗彗體無光傳日而為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在日南北皆隨日光而

指二曰孛星彗之屬也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孛三曰天棊四曰天槍五曰天欖雲如牛狀六曰蚩尤旗類彗而後曲象旗七曰天衝出如人蒼衣赤頭不動八曰國皇大而赤九曰昭明象如太白光芒不行十曰司危如太白有目十一曰天欖彗狀如劍長四五丈十二曰五殘一名五鋒如辰星十三曰六賊大而赤動有光十四曰獄漢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或白赤表下有三彗從橫十五曰旬始如雄雞其怒有青黑象伏鼈十六曰天鈐彗象矛鋒十七曰燭星如太白十八曰蓬星大如二斗器色白十九

曰長庚如一匹布著天二十曰四鎮星出四隅去地六丈餘二十一日地維藏光出四隅或曰大而赤去地二三丈如月始出

客星 中興天文志客星有三一日老子二曰國星三曰溫星老子一星休咎半之國星溫星皆為咎徵老子非李耳古之有德行而不仕老而有壽之人國星者國皇也不知何國人溫星者溫其姓古之有操行而不仕者也三人者其精皆為星帝命之為客星錯出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度

雲氣 瑞氣一日慶雲二曰歸邪三曰昌光妖氣一日

虹蜺二曰祥雲

十輝 周禮眡祲氏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禘二曰象三曰鑄四曰監五曰闇六曰膏七曰彌八曰序九曰濟十曰想

張自明曰一元肇判分陰分陽輕清為天重濁為地逆生五行順布五氣故五氣之會其精秀靈明者為日為月為星為河漢五氣之散颺而為風和而為雨鬱而為霧結而為雲舒而為霞凝而為露肅而為霜冽而為雪戰而為雹擊而為雷爍而為電駁而為虹其變十有二無非氣也而是氣之忽合忽分又各有形

有象殆不可徧舉

日蝕 中興天文志按戰國以後古曆廢壞漢世始推月九道然猶未驗其所行之遲速也漢末都尉劉洪作乾象曆復推月行遲速然交食之法猶未詳著大抵朔望值交不問內外入限便食至陳世張賓創立外限然應食不食亦未能明惟隋張胄元獨得其妙以爲日行黃道月行月道月道交結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已下即當食若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

詩書所載者

秋以前三代時

日食惟二者

可致書胤迄

乃季秋月朔

辰不集于房

辰日月會次之名

周幽王六年十

月日有食之

詩十月之交

朔日辛卯日有

食之亦孔之醜

凡春秋十二公二

百四十二年日

食三十六穀梁

以爲朔二十六

晦七月二日一

公羊以爲朔二

十七日七晦二

左氏以爲朔

十六日十八晦一

不書者日者二

凡漢著紀十三世二

百七十二年日食

五十三朔十四晦

三十六光晦一日

三

凡漢中興書百

九十六年日食

七十二朔三十六

晦二十七晦二日

三

凡魏晉共一百五

十年日食七十九

朔五晦七不

言朔晦七

南北分界之後南

自宋至陳北自魏

至隋一百六十九年

之間南所書僅三十

六北所書乃七十九

又有年合月不合

誤此以上於開皇

開皇十一年有晦十二

文獻通考

交食之法至是始精又按隋書月陰精日光照之則見日光所不照則曰魄故望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觀其明故形圓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旁半明半魄也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也故張衡云對日之衝其大如日日光不照謂之闇虛月望行黃道則值暗虛有表裏深淺故月食有南北多少本朝朱熹頗主是說由是言之日之食與否當觀月之行黃道表裏月之食與否當觀所值闇虛表裏大約於黃道驗之也

又云日食陰勝陽其變重月食陽勝陰其變輕近世朱

年七月晦十三年七月
晦仁壽元年正月朔
大業十三年正月朔
共五辰在此後
凡一辰者紀二五
九十年辰九十三
九十一晦二
自後梁太祖五年
宋寧宗嘉寧
六年共三百九年
日蝕百三十六
朔

熹以爲月食終亦爲災陰若退避則不至相敵而食
矣

宋嘉祐六年六月壬子朔未初刻食四分入雲不見時
議稱賀修起居注司馬光上言臣愚以爲日之所照
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爲近狹今若太陽實虧而有
浮雲翳塞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乃天戒至
深不可不察也臣聞漢成帝永始元年九月日有食
之四方不見京師見谷永以爲沈湎于酒禍在內也
二年二月日有食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以爲百
姓屈竭禍在外也臣愚以爲永之所言似夫協天意

夫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
者禍寔深也日者人君之象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
所蔽災慝明著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
由是言之人主尤宜側身戒懼憂念社稷而羣臣乃
始相率稱賀豈得不謂之上下相蒙誣罔大譴哉又
所食不滿分數者曆官術數之不精當治其罪亦非
所以爲賀也

程氏演繁露曰古謂日輪規環千里特言其周廣當然
者耳而無有言其如何其圓者也沈括以環圓爲喻
曰月如銀環本自無光日耀之乃有光其圓非圓乃

月與日相望其光全耳及其闕也亦非真闕乃日光之所不及耳此喻最爲精審淳熙丙申三月朔日食西北隅至一分半而復其年某人使虜自北而回正當食時其行適及河北自北望之則日輪虧及十分之二予因彼之見益知沈括銀園之說確與之合也臨安距河北則向南二千餘里矣日食而北人在東南故從東南見之闕處全少至於人在河北日竝東南故其食處多見而遂十分虧二以此見日輪正圓可驗也此如東京所鑄渾儀今在臨安清臺則於西北兩柱移低兩寸以順天勢其痕迹尚在可驗也南

北異地於以準望天度則臨安與汴京自是不同也日變 漢成帝時李尋日變對曰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羣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晦昧亡光谷永云爲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

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逾小臣不知內
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
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

文獻通考纂卷之二十二

宋鄱陽馬貴與著

明海鹽胡震亨纂

彭宗孟

武康駱駿曾

物異

記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因其氣
之所感而證應隨之自伏勝作五行傳班孟堅而下踵
其說附以各代證應爲五行志穿鑿附會強求證應而
深有所不通竊嘗以爲物之反常者異也其祥則爲鳳

鳳麒麟甘露醴泉慶雲芝草其妖則山崩川竭水湧地震豕禍魚孽妖祥不同然皆反常而罕見者均謂之異可也作物異考第二十二

唐史五行志序曰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而其為物最大且多者有五一日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用於人也非此五物不能以為生而闕其一不可是以聖王重焉夫所謂五物者其見象於天也為五星分位於地也為五方行於四時也為五德稟於人也為五常播於音律為五聲發於文章為五色總其精氣之用謂之五行自三代之後數術之士興而為

災異之學者務極其說至舉天地萬物動植無大小皆推其類而附之於五物曰五行之屬以謂人稟五行之全氣以生故於物為最靈其餘物植之類各得其氣之偏者其發為英華美實氣臭滋味羽毛鱗介文采剛柔亦皆得其一氣之盛至其為變怪非常失其本性則推以事類吉凶影響其說尤為委曲繁密蓋王者之有天下也順天地以治人而取材於萬物以足用若政得其道而取不過度則天地順成萬物茂盛而民以安樂謂之至治若政失其道用物傷天民被其害而愁苦則天地之氣沴三光錯行陰陽寒

暑失節以爲水旱蝗螟風雹雷火山崩水溢泉竭雪
霜不時雨非其物或發爲氣霧虹蜺光怪之類此天
地災異之大者皆生於亂政而考其所發驗以人事
往往近其所失而以類至然時有推之不能合者豈
非天地之大固有不可知者邪若其諸物種類不可
勝數下至細微家人里巷之占有考於人事而合者
有漠然而無所應者皆不足道語曰迅雷風烈必變
蓋君子之畏天也見物有反常而爲變者失其本性
則思其有以致而爲之戒懼雖微不敢忽而已至爲
災異之學者不然莫不指事以爲應及其難合則旁

引曲取而遷就其說蓋自漢儒董仲舒劉向與其子
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爲學而失聖人之本意至其
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戾可勝歎哉昔者箕子爲周
武王陳禹所有洪範之書條其事爲九類別其說爲
九章謂之九疇考其說初不相附屬而向爲五行傳
乃取其五事皇極庶證附於五行以爲八事皆屬五
行歆則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
附至俾洪範之書失其倫理有以見所謂旁引曲取
而遷就其說也然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又其祥青
禍痾之說自其數術之學故畧存之庶幾深識博聞

之士有以考而擇焉夫所謂災者被於物而可知者也水旱螟蝗之類是已異者不可知其所然者也日食星孛五石六鷁之類是已孔子於春秋記災異而不著其事應蓋慎之也以謂天道遠非諄諄以諭人而君子見其變則知天之所以譴告恐懼修省而已若推其事應則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至於不合不同則將使君子怠焉以爲偶然而不懼此其深意也蓋聖人慎而不言如此而後世猶爲曲說以妄意天此其不可以傳也故考次武德以來畧依洪範五行博著其災異而削其事應云

水災

春秋考異郵曰陰盛臣逆民悲情發則水出河決也

火災

五行傳曰水以天一爲火二牡木以天三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耦爲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於易坎爲水爲中男離爲火爲中女蓋取諸此也

五行傳曰古之火正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昧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

正火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
民賴其德死則以爲火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
或食於味也火正司火之占先知火災

京房易傳曰君不思想厥妖火燒宮

地震

史記周幽王二年周三川皆震伯陽甫曰周將亡矣天
地之氣不過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
出陰迫而不能升陰迫陽伏不能升於是地震今
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爲陰所填不得升
陽失而在陰原必塞原謂水泉之本原塞國必亡夫

水演而民用也演引也所以引出生氣土無所演而
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維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
今周德如二代之季其原又塞塞必竭川竭山必崩
夫國必依山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若國亡不過十
年數之紀也是歲三川竭岐山崩

恒雨

漢方儲策曰雨不時節妄賞賜也

恒暘

京房占曰人君無施澤惠利於下則致旱也陳蕃疏曰
女多聚不御憂悲之感以致水旱之因也少陰之氣

五庫通考卷之二十二
五
毀則不用少陰者金也金爲刑爲兵刑不辜兵不戢則金氣毀故爲旱火盛陽也陽氣強悍故聖人制禮以節之禮失則僭而驕炕以導盛陽大勝則金衰故亦旱土實制水土功興則水氣壅閼亦爲旱天官以東井主水天漢天江亦水祥也水與火仇而受制於土土火謫見若日蝕過分而未至與七曜循中道之南皆旱祥也

恒燠

五行傳曰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亡寒歲秦滅亡燠年

管子曰臣乘君威則陰侵陽盛冬不冰

恒寒

織曰殺無罪其寒必異

雹

劉向以爲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霰雨雪雜下也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於寒泉則爲水及雪之銷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

雷震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二
六
劉向日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坤下震上言萬物
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兌下震
上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
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
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京房占曰雷以十一月起
黃鍾二月大聲八月闔藏冬雷蟄蟲出行不救之則
冬溫風以其來年疾病其救也率幼孤振不足議獄
刑貲謫罰災則消矣

春秋僖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劉向以爲
晦暝也震雷也正晝雷其廟獨冥此所謂夜妖者也
劉歆以爲春秋及朔言朔及晦言晦人道所不及則
天震之辰氏有隱慝故天加誅於其祖夷伯之廟以
譴告之也

漢桓帝建和三年六月乙卯雷震憲陵寢屋先是梁大
后聽兄冀枉殺李固杜喬晉惠帝永康元年六月癸
卯震崇陽陵標西南五百步標破爲七十片是時賈
后陷害鼎輔寵樹私戚與漢桓帝時震憲陵寢同事
也后終誅滅安帝義熙四年六月庚寅雷震一廟破
東鳴尾徹柱是時帝不親蒸嘗故天震之明簡宗廟
也陳宣帝大建元年七月大雨震萬安陵華表京房

易飛候曰雷雨霹靂丘陵者逆先人令
無雲而雷以問說以爲雷常託於雲猶君託於臣無雲
而雷此君不恤於下下人將叛之象也

文獻通考纂卷之二十三

宋鄱陽馬貴與著

明海鹽胡震享纂

彭宗孟

武康駱駿曾校

輿地

昔堯時禹別九州至舜分爲十二州周職方復分爲九
州而又與禹異漢承秦分天下爲郡國而復以十三州
統之晉時分州爲十九自晉以後爲州采多所統采狹
且建治之地亦不一所南北分裂之後務爲夸大僑

諸州離析磔裂循名失實而禹跡之九州采不復可考矣夾深鄭氏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故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可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遷故禹貢爲萬世不易之書後之作史者主於郡縣故州縣移易其書遂廢矣善哉言也作輿地考第二十三序

云每州總論下各爲一圖今書無之

方制天下立爲萬國少皞氏之衰其後制度無聞
斤建帝嚳受之創制九州統領萬國雍荆豫

方北至于幽陵幽州南至于交趾交州

西至于流沙在張液居延縣東至于蟠木東海中山也日月所照莫不砥屬砥平也唐堯遭洪水而天下分絕使禹平水土還爲九州如舊制虞舜攝帝位分爲十二州雍荆豫梁冀幽并青營徐兗揚夏氏革命又爲九州塗山之會亦云萬國四百年間遞相兼并商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亦爲九州分統天下載祀六百周初尚有千八百國而分天下爲九畿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曰侯畿亦曰服又外曰甸畿又外曰男畿又外曰采畿又外曰衛畿又外曰蠻畿又外曰夷畿要服也又外曰鎮畿又外曰藩畿荒服也至

成王時亦曰九州屬職方氏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
其後諸侯相并有千二百國及平王東遷迄獲麟之
末二百四十二年間諸侯征伐更相吞滅不可勝數
而見於春秋經傳者百有七十國焉蠻夷戎狄不在
其數逮乎下分地里上配天象所定躔次總標十二
及周之末唯有七國

秦制天下爲四十郡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滎南
帶皆臨大海

漢興以秦地太大加置郡國其後開越攘胡土宇彌廣
凡爲十三州部刺史司隸并荆兗豫揚冀幽清徐益

交涼至哀平亦際凡新置郡國六十三與秦四十合
百三縣邑千三百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
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
此漢之極盛也

後漢光武以官多役煩乃并省郡國十縣道侯四百里
所其後亦爲十三州部漸復加置郡國至於靈獻凡
百有五焉東樂浪郡西燉煌郡南日南郡北鴈門郡
西南永昌郡四履之盛亦加前漢

魏氏據中原有州十二司隸荆豫兗青徐涼秦冀幽并
揚雍分汾州置秦州有郡國六十東自廣陵壽春合

肥沔口西陽襄陽重兵以備吳西自隴西南安祈山
漢陽陳倉重兵以備蜀蜀主全制巴蜀置益梁二州
有郡二十二以漢中興勢白帝並為重鎮吳主北據
江南盡海置交廣荆郢揚五州有郡四十有三以建
平西陵樂鄉南郡巴丘夏口武昌皖城牛渚圻壩涇
塢並為重鎮

晉分九州部司兗豫冀并青徐荆揚涼雍秦益梁寧
雲南幽平廣平交廣又增置郡國二十有二凡州百
五十有六縣千一百有九以為冠帶之國盡秦漢之
土及永嘉南渡境宇殊狹九州之地有其二焉大推

北境則上明江陵夏口武昌合肥壽陽淮陰常為晉
氏鎮守

宋二十有二州揚南徐徐南兗兗南豫豫江青冀司荆
郢湘雍梁秦益宇廣交越自東晉成帝中原流民多

南渡遂於江漢淮之間僑立州郡以撫其民中間併

省廢置離合非一郡凡二百三十有八縣千一百七
十有九後魏南侵淮北青冀徐兗四州及豫州西境
悉陷沒則長淮為北境僑徐兗於淮南立青冀二州
寄治贛榆其後十年餘而宋亡齊氏淮北之地所以
全少州郡悉因宋代梁氏州郡多沿舊制大通北伐

城鎮相次尅平直至洛陽蹙爲梁有至東魏將侯景以河南地降逆亂相尋有名無實及景平後江北之地悉陷高齊漢川蜀川沒于西魏陳氏比於梁氏土宇彌蹙西不得蜀漢北失淮肥以長江爲境隋自采石京口渡江平之

後魏起自北方至道武遂有河北之地遷都平城略地至于滑臺許昌彭城太武帝時大啓土宇於是西至流沙東接高麗所未得者漢中及南陽垂瓠彭城青州之南而已其後帝自南征遂臨瓜步宋淮城北城鎮守將多有敗沒獻文天安初自河之南長淮之北皆

爲魏有孝文遷都洛陽頻歲親征皆渡淮沔宣武初又得壽春續收漢川至于劔閣兼得淮西之地爾後內難相繼不暇外略三四年後分爲東西魏矣自東魏之後天下三分梁陳有江東宇文有關西高氏據河北

自三代以前爲九州兩漢加置十三州晉宋之後離析漸多至于魏齊後周雖割據鼎立天下分裂其於州郡仍倍兩漢之地隋氏以官繁民弊遂廢五百餘郡而以州治民名則因循職事同於郡守無復刺舉之任煬帝復改州爲郡乃置司隸刺史分部巡察大凡

郡百九十縣千二百五十五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
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東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末北
至五原隋氏之盛極於此矣

唐武德初改郡爲州太守爲刺史其邊鎮及襟帶之地
置總管府以領軍戎後改爲都督府貞觀初并省州
縣始於山河形便分爲十道關內河南南河東河北山
南隴右淮南江西劔南嶺南旣北殄突厥頡利西平
高昌東西九千五百十里南北萬六千九百十八里
開元二十一年分爲十五道置採訪使以檢察非法
京畿都畿東都關內河南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山

南西劔南淮南江南東江南西黔中領南又於邊境
置節度經略使式遏四夷其地東至安東都護府西
至安西都護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單于都護府南北
如前漢之盛東則不及西則過之漢之東境有樂浪
郡西境有燉煌郡今東極安來川則漢遼東郡也其
漢之玄菟樂浪二郡並在遼東郡之東今悉爲東夷
之地矣今西極安西府其伊吾交河北庭安西則漢
代戎胡所據天寶初又改州爲郡刺史爲太守大凡
郡府三百二十有八縣千五百七十有三羈縻州郡
不在數中

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于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于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于劉旻世宗取秦鳳階成瀛莫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疆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於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南一十一州爲南康自劔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領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荆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

宋至道三年分天下爲十五路其後又增三路一曰京東路二曰京西路三曰河北路四曰河東路五曰陝

西路六曰淮南路七曰江南東路八曰江南西路九曰荆湖南路十曰荆湖北路十一曰兩浙路十二曰福建路十三曰益州路十四曰梓州路十五曰利州路十六曰夔州路十七曰廣南東路十八曰廣南西路凡十八路府州軍監三百二十二縣一千二百六十二地東南皆至于海西盡巴夔北際中山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里熙寧始務闢國崇寧紹述遂興西事拓地立城雖夏人浸衰而吾民力亦弊西事粗定北事踵起蓋自崇寧以來益梓夔黔廣西荆湖南北迭相視效斥大土宇鮮

有寧歲凡所建州軍關城塞堡紛然殆不可勝記最
後建燕山雲中兩路南闕三歲而禍變遽作矣

古九州

冀州堯都所在壇域尤廣山東之人性緩尚儒仗氣任
俠而鄴郡高齊國都浮巧成俗山西土瘠其人勤儉
而河東魏晉以降文學盛興閭里之間習於程法并
州近狄俗尚武藝左右山河古稱重鎮寄任之者必
文武兼資焉俱通典

兗州舊疆界于河濟地非險固風雜數國秦漢以降政
理混同人情朴厚俗有儒學及西晉之末爲爭戰之

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三
地三百年間傷夷經甚自宇內平一又如近古之風
焉

青州古齊號強國憑負山海擅利益鉄太公用之而富人管仲資之以興霸人情變詐好行機術豈因輕重而爲弊乎固知道人之方先務推以誠信逮于漢氏封立近戚武帝臨極儒雅盛興晉惠之後淪沒僭偽慕容建國二代而亡今古風俗頗革亦有文學

徐方鄒魯舊國漢興猶有儒風自五胡亂華天下分裂分居二境尤被傷殘彭城要害藩捍南方必爭之國常置重兵數百年中無復講誦况今去聖久遠人情

遷蕩大抵徐兗其俗略同

揚州人性輕揚而尚鬼好祀每王綱解紐宇內分崩江淮瀕海地非形勢得之與失未必輕重故不暇先爭然長淮大江皆可距守閩越遐阻僻在一隅憑山負海難以德撫永嘉之後帝室東遷衣冠避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之爲盛今雖閭閻賤品處力役之際吟咏不輟蓋亦因顏謝徐庾之風焉

荆州含帶蠻蠻土地遼落稱爲殷曠江左大鎮莫過荆揚故謂荆州爲陝西也

以比周邵分陝之義

荆河之間四方輻湊故周人善賈趨利而織造韓國分

野亦有險阻自東漢魏晉宅於洛陽永嘉以後戰爭
不息元魏迭居纔過三紀逮乎二魏爰及齊周河洛
汝穎迭爲攻守夫土中風雨所交宜乎建都立社均
天下之漕輸便萬國之享獻不恃隘害務修德刑則
卜世之期可延久也

巴蜀之人少愁苦而輕易淫佚周初從武王勝殷東遷
之後楚子強大而役屬之暨于戰國又爲秦有資其
財力國以豐贍漢景帝時文翁爲蜀郡守建立學校
自是蜀士學者比齊魯焉土肥沃無凶歲山重復四
塞險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故一方之寄非親賢勿

居

雍州之地厥田上上鄠杜之饒號陸海四塞爲固披山
帶河秦氏資之遂乎海內漢初高帝納婁敬說而都
焉又徙齊諸田楚昭屈燕趙韓魏之後及豪族名家
於關中強本弱末以制天下自是每因諸帝山陵則
遷戶立縣率以爲常故五方錯雜風俗不一漢朝京
輔稱爲難理其安定彭原之北汧陽大水之西接近
胡戎多尚武節自東漢魏晉羗氏屢擾旋則苻姚迭
據五涼更亂三百餘祀戰爭方息帝都所在是曰浩
穰其餘郡縣習俗如舊

古南越

五嶺之南人雜夷獠不知教義以富爲雄珠崖環海尤難賓伏是以漢室嘗罷棄之大抵南方遐阻人強吏懦豪富兼并役屬貧弱俘掠不忌古今是同其性輕悍易興逆節爰自前代至於唐朝多委舊德重臣撫寧其地也

馬氏曰先儒謂宋北不得燕薊則河北不可都西不得靈夏則長安不可都此專以形勢言也然愚嘗論之漢唐都於長安而北皆隣強胡漢之初興也河西四郡皆匈奴之地去長安密邇故胡騎入寇則烽火通

於甘泉唐之初興也突厥雄據西北故入寇卽犯渭橋高祖至欲從都以避之可謂逼矣然孝武用兵取河西奪其美地薦草以置郡縣議者謂斷匈奴之右臂而虜遂衰至宣元間卒稱臣請命太宗平突厥俘高昌置安西北庭二府至肅宗時西北二胡反能以兵助討安史復兩京然則漢唐之於夷狄也或取其地以爲我有或役其兵以爲我用則密邇寇敵之地豈果不可都哉蓋宋之兵力劣於前代遠甚故景德北澶淵小警而議者遽謀幸蜀幸江南以避之靖康後女直南牧一鼓傳汴再駕陷京城不一二年間踰

河越淮跨江躡浙歷數千里如入無人之地雖有金
湯之險幅員之廣而望風奔北大駕航海幾不知稅
駕之所失在兵弱非閔於地之不廣且險也假令承
平時盡得幽薊靈夏之地而兵勢不振如此亦豈能
救中天之禍哉

文獻通考纂卷之二十三終

文獻通考纂卷之二十四

宋鄱陽馬貴與著

明海鹽胡震亨纂

彭宗孟

武康駱駿曾校

四裔

昔先王疆理天下制立五服所謂蠻夷戎狄其在要荒
之內九州之中者則被之聲教疆以戎索唐虞三代之
際其詳不可得而知矣春秋所錄如蠻則荆舒之屬也
夷則萊夷之屬也戎則山戎北戎陸渾赤駒之屬也狄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四
則赤狄白狄臯落鮮虞之屬也其種類雖曰戎狄而皆錯處於華地故不容不有以制服而羈縻之至於沙磧之濱瘴海之外固未嘗窮兵黷武絕大漠踰懸度必欲郡縣其部落衣冠其旃毳以震耀當時而誇示後世也秦始皇既并六國始北却匈奴南取百粵至漢武帝時東并朝鮮西收甘涼南闢交趾珠崖北斥朔方河南以至車師大宛夜郎昆明之屬俱遣信使齎重賄招來而羈置之俾得通於上國窺其廣大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自是之後世謹梯航歷代載記所叙其風氣之差殊習俗之詭異可考而索至其世代傳授之

詳則固不能以備知也作四裔考第二十四

杜氏通典邊防總序曰覆載之內日月所臨華夏居士中生物受氣正其人性而才惠其地產厚而類繁所以誕生聖賢繼施教法隨時拯弊因物利用三五以降代有其人君臣長幼之序立五常十倫之教備孝慈生焉恩愛薦焉主威張而下安權不分而法一生人大賚實在於斯昔賢有言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誠謂削厚爲薄散醇爲醜又曰古者人至老死不相往來不交不爭自求自足蓋疾時澆巧美徃昔敦淳務以激勉其慕尚

也然人之常情非今是古其朴質事少信固可美而鄙風弊俗或亦有之緬惟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有居處巢穴焉有葬無封樹焉有手團食焉有祭立尸焉聊陳一二不能遍舉其地偏其氣梗不生聖哲莫革舊風訓誥之所不可禮義之所不及外而不內疎而不戚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前代達識之士亦已言之詳矣歷代觀兵黷武討伐戎夷爰自嬴秦禍患代有始皇恃百勝之兵威既平六國終以事胡爲弊漢武資文景之積蓄務恢封畧天下危若綴旒王莽獲元始之全實志滅匈奴海內遂至潰叛隋煬帝承

開皇之殷盛二駕遼左萬姓怨苦而亡夫持盈固難知足非易唯後漢光武深達理源建武三十年人康俗阜減宮馬武請殄匈奴帝報曰捨近而圖遠勞而無功捨遠而謀近逸而有終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於戲持盈知足豈特治身之本亦乃治國之要歟我國家開元天寶之際宇內謐如邊將邀寵競冒勳伐西陲青海之戍哥舒討吐蕃東北天門之師安祿山討奚契丹磧西怛邏之戰高仙芝伐石國雲南瀘瀘之役楊國忠討蠻閣羅鳳沒於異域數十萬人向

無幽寇內侮天下四征未息離潰之勢其可量耶前
事之元龜足爲殷鑒者矣 唐有房司空上書諫伐
高麗云比來犯罪死囚每令三覆重惜人命至此而
億萬吏卒無一罪戾委之鋒刃實爲寃酷

東夷

東夷白虎通云夷者踽也言無禮儀或云夷者抵也言
仁而好生萬物抵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禦有
九種曰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干
夷率皆土著喜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
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凡蠻夷戎狄總名曰夷

者猶公侯伯子男皆號諸侯

倭

倭在韓及帶方郡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
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光武
建武中元二年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
極南界也隋開皇中遣使詣闕其書曰日出處天子
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不悅謂鴻臚卿曰
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唐時始更號日本其使者
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爲名或云日本乃小國爲倭所
併故冒其號宋雍熙元年本國僧齋然與其徒五人

浮海而至裔然善隸書而不通華言問其風土但書以對上聞其國王一姓傳繼臣下皆世官因謂宰相曰此島夷耳乃世祚遐遠其臣亦繼襲不絕蓋古之道也中國唐季寓縣分割梁周五代享歷尤促大臣世胄鮮能嗣續可嘆也其地畿內凡五州共統五十三郡東海道凡十四州共統百二十六郡東山道凡八州共統百二十二郡北陸道凡七州共統三十郡山陰道凡八州共統五十二郡山陽道凡八州共統六十九郡南海道凡六州共統四十八郡西海道凡九州共統九十三郡又有三島各統二郡是謂五畿七道凡三千七百七十二鄉四百一十四驛八十八萬三千三百二十九課丁皆裔然所記

南蠻

通典言按後漢史其在黔中五溪長沙間者則爲盤瓠之種其在峽中巴梁間者則爲廩君之後其後種落繁盛侵擾州郡或移徙交錯不可得而詳別

盤瓠種

石湖范氏桂海虞衡志獠本盤瓠之後其地山溪高深介於巴蜀湖廣間綿亘數千里稚髻跣足衣斑斕布褐名爲徑而實不供征役各自以遠近爲伍以木葉

覆屋種禾黍粟豆山芋雜以爲糧暇則獵食山獸以
續食俗喜讎殺猜忍輕死山谷間稻田無幾天少雨
稔種不收無所得食則四出犯省地求斗升以免死
久乃玩狎雖豐歲猶剽掠沿邊省民與徃犬牙者風
聲氣習及筋力技藝略相當或與通婚姻結仇怨徃
徃爲徃鄉道而分鹵獲徃旣自識徑路遂數數侵軼
邊民遂不能誰何攻害田廬剽穀粟牛畜無歲無之
踉蹌篁竹飄忽徃來州縣覺知則已趨入巢穴官軍
不可入但分屯路口山多蹊不可以徧防如久戍勞
費又徭人常以山貨沙板滑石之屬竊與省民博益

參山田易旱乾若一切閉截無所得食且冒死突出
爲毒滋烈沿邊省民因與交關或侵負之與締仇怨
則又私出相讎殺余旣得其所以然乾道元年夏遣
吏經理之悉罷官軍專用邊民藉其可用者七千餘
人分爲五十團立之長副階級相制毋得與徃通爲
之器械教習使可捍小寇不得報官徃犯一團諸團
鳴鼓應之次告諭近徃亦視省民相團結毋得犯法
則通其博易之路不然絕之彼見邊民已結形格勢
禁不可輕犯幸得通博買有塩米之利皆驩然聽命
最後擇勇敢吏將桑江歸順五十二徭頭首深入生

徑羅曼等洞尤狠戾素不賓化者亦以近徑利害論之悉從乃爲置博易場二一在義寧一在融州之榮溪天子誕節首領得赴屬縣與犒宴諸徑大悅伍藉遂定保障隱然萬一遠徑弗率必須先破近徑近徑欲動亦須先勝邊團始能越至城郭然亦難矣

滇

諸葛亮平南中皆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卽留兵兵留卽無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豐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欲使汝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遂定夷漢相安故耳

西原蠻

廣容之南邕桂之西

石湖范氏桂海虞衡志曰儂智高反朝廷討平之因其疆域參唐制分析其種落大者爲州小者爲縣又小者爲洞凡五十餘所推其長雄爲首領藉其民爲壯丁以藩籬內郡障防外蠻緩急追集備禦制如官軍其酋皆世襲分隸諸寨總隸於提舉左江四寨二提舉右江四寨一提舉寨官民官也知寨主簿各一員掌諸洞財賦左江屯永平太平右江屯橫山掌諸洞

烟火民丁以官兵盡護之大抵人物獷悍風俗荒恠
不可盡以中國教法繩治姑羈縻之而已然皆耕作
省地歲輸稅米於官始時國家規模宏遠以民官治
理之兵官鎮壓之以諸洞財力養官軍以民丁備招
集驅使上下相維有臂指之勢洞首雖號知州縣多
服皂白布袍類里正戶長叅寨官皆橫挺自稱某州
防遏盜賊大抵見知寨如里正之於長官奉提舉如
卒伍之於主將視邕管如朝廷望經略帥府則如神
明號令風靡保障隱然比年不然諸洞不供租賦故
無糧以養提舉之兵提舉兵力單弱故威令不行寨

官非惟惰不舉職且日走洞官之門握手爲市提舉
官亦不復威重與之交閑通賄其間有自愛稍欲振
一舉諸洞必共汙染之使以罪去甚則醜焉原其始皆
邊吏冒法徇利致然此弊固未易悉數也

交趾

石湖范氏桂海虞衡志曰國土人極少半是省民南州
客旅誘人作婢僕擔夫至州洞則縛而賣之轉賣入
交趾歲不下數百千人又有秀才僧道伎術及配隸
亡命逃奔之者甚多不能鼓鑄泉貨純用中國小銅
錢皆商旅洩而出者按掠賣婢奴與士人遊邊及透

漏錢寶出外界三者法禁具在今抗弊如此蓋安撫
都監沿邊溪洞司不得人邊政頽靡奸宄肆行所致
日滋月長未艾也及邊吏多無財用植立竊斗升痛
土苟活待盡而已何暇顧邊防國事者宜痛心疾首
焉

西戎

杜氏通典序略曰西戎出自三苗蓋姜姓也其國近衡
山及舜徙之三危漢金城之西南羗地是也濱於賜
支至於河首綿地千里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鄰
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穀產牧爲

業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爲種號妻後母納
嫠嫂如北狄之俗故國無鰥寡種繁熾其兵長在山
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觸突以戰死爲吉利
病終爲不祥甚耐寒苦同之禽獸本無君長夏后氏
末及商周之際或從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以爲
蕃服春秋時陸渾蠻氏戎稱于戰國時大荔義渠稱
王及其衰亡餘種皆反舊爲酋豪秦平天下西逐諸
羗出塞漢武帝又西逐渡河湟初開河西置四郡其
後先零種圍枹罕漢兵擊平之始置護羗校尉至宣
帝代又寇金城趙克國立屯田且討且招降者三萬

餘人置金城屬國以處之自後賓服後漢光武建中
初寇金城馬援討破降之徙七千口於三輔和帝以
後又反叛豪滇零稱天子南入益州東犯趙魏寇及
雍城十餘年然後破散順帝永和中又叛漢將馬賢
戰歿後段熲窮討及靈帝末方始平定自光武以後
匈奴少事惟西羌屢梗焉魏晉二代時亂閼隴不至
大傷至永嘉後吐谷渾興焉本遼東鮮卑晉時數百
戶西附于陰山屬晉亂遂吞併諸羌而有其地爲強
國後魏末其主自號可汗建官多効中國洎隋煬帝
大破之取其地列置郡縣鎮戍後轉衰弱唐初吐蕃

始興焉其帥後魏末自臨松郡丞故其主有贊府之
號高宗時遂滅吐谷渾邪盡有其地薛仁貴劉審禮
李敬玄前後與戰皆大敗武太后如意初方大破之
始復龜茲等鎮後累破遂劣於曩時矣代宗時吐蕃
入長安幸陝避之至宋不爲邊患且助擊西夏

范曄論曰羌戎之患三代尚矣漢世方之匈奴頗爲衰
寡而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騫
然諾之信故永初中羣種遙蠶起遂解仇嫌結盟詛陸
梁三輔建號稱制東侵趙魏之郊南入漢蜀之鄙塞
湟中斷隴頭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係羽書日聞并

涼之士持衝殘弊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也和熹以女君親政威不外接朝議憚兵力之損情存苟安或以邊州難援宜見捐棄或懼疽食浸淫莫知所限謀夫迴違猛士疑慮遂徙西河四郡之人雜寓關右之縣發屋伐樹塞其戀土之人燔破齒積以防顧還之思於是諸將鄧騭任尚馬賢皇甫規張奐之徒爭設雄規更奉征討馳騁東西奔救首尾搖動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至於假人增賦借奉侯王引金錢縑綵之珍徵糧粟鹽鐵之積所以賂遺購賞轉輸勞來之費前後數十巨萬或梟剋首捷

摧破附落降俘載路牛羊滿山軍書未奏其利害而離叛之狀已言矣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勞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段熲受事專掌軍任蒙沒冰雪履千折之道始殆歟西種卒定東寇若乃陷擊之所殲傷追走之所崩籍其能穿竄草石自脫於鋒鏃者百不一二而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汗野傷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羗雖外患實深內疾若攻之不根是養痼於心腹也根爲盡其根本惜哉寇敵畧定矣而漢祚亦衰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

辭要而已若二漢禦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充國遷之內地於金城郡置屬國以處降羗當前煎作寇馬援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忽經世之遠畧豈夫識微者之爲乎

氏

魏武之初諸氏戎或叛或伏乃令夏侯妙才討之因徙武都之種於秦川以禦蜀晉時關隴屢爲氏羗所擾江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曰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險

阻之地與中國壤隔不相侵涉關中土沃物豐帝王之都每以爲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能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生其猜心以貪悍之性孩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未能定廩其道路之糧及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遠絕中國隔閩山河雖爲

文獻通考卷之三十四
寇暴所害不廣夫樂業者不易事安居者無遷志方
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
逼也迨其死亡流散離邊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爲
讐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且關中之人百
萬餘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處之遷之必須口實若
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仰關中之穀以全生生之
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令我遷之傳食
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
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
賊之源除朝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

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費而遺累代之寇敵
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本拓跡謀及子孫
者也 又云并州之胡人口之盛過于西戎可爲寒
心此亦魏武分置西河離石間者詳見北狄後未及
十年并州胡劉元海果首禍焉

西域

西域以漢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皆在匈奴之西烏
孫之南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諸
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皆役屬匈奴自張騫開西
域之迹其後霍去病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四
十三
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人
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燉煌酒泉四郡據兩關焉自
李廣利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於是
東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障昭帝時募人徙田
輪臺以給外國使者至宣帝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
西數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神雀三年
匈奴日逐王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乃因
使者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
由此匈奴益弱不能近西域於是徙屯田於此胥鞬
枝莎車之地屯田校尉如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

居諸外國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四十里
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中故治焉至王
莽時四邊擾亂與中國遂絕並復役屬匈奴後漢永
平中匈奴乃脅諸國共寇河西郡縣明帝乃命將北
征匈奴取吾廬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
闐諸國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明年始復置
都護戊巳校尉及明帝崩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
匈奴車師圍戊巳校尉章帝不欲疲敝中國以事夷
狄乃迎還戊巳校尉不復遣都護復罷屯田匈奴因
遣兵守伊吾地時軍司馬班超留于闐綏集諸國和

帝永光初竇憲大破匈奴因遣副使尉閻盤掩擊伊
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爲都護居龜茲
復置戊巳校尉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其條支
安息諸國至于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及班超
被徵以任尚爲都護尚謂超曰猥承君後宜有以誨
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
屯而蠻夷懷馬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
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摠大綱
而已尚不能從數年至安帝初西域背叛如超所言
其後匈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漢不能禁議者因欲

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
之寇莫甚北虜孝武深爲久長之計開西河四郡以
隔絕南羗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
竄跡遠藏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向叩關者數矣此
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
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日增
膽勢益殖威臨南羗與之交連如此河內四郡危矣
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
西國絕遠卹之煩費不見先代苦心勤勞之意也臣
以爲燉煌宜署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

庶足以折衝萬里震怖匈奴班勇亦議曰昔者孝武
皇帝患匈奴疆盛開通西域諸國論者以爲奪匈奴
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
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疆驅率諸國
及至永平再攻燉煌河西郡城門盡閉明帝命武臣
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
屬會間者羗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連
租高其價直嚴其期會鄯善車師皆懷忿怒思樂事
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
其害舊燉煌郡有營兵三百人宜復之復置護西域

副校尉居於燉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
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南疆鄯善于闐心
膽北扞匈奴東近燉煌如此誠便於是以前爲西域
長史破平車師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絕復通順
帝永建六年帝以伊吾舊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
資之以爲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自陽嘉
以後朝威稍損諸國驕放轉相陵伐矣

班固論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
羗乃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
隔絕南羗月氏單于失援自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

因文景玄默養人五代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故能睹犀布璫瑁則建珠崖七郡感蒟醬竹杖則開牂牁越嶲聞天馬蒲萄則通大宛自是之後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權酒酤筦鹽鐵白金皮幣筭至車船租及六畜人力屈財竭因之以凶年羣盜並起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且下哀痛之詔豈非聖人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墀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云西戎卽序禹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

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絕道路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盛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請都護置質聖人遠鑑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却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

北狄

杜氏通典曰北狄以畜牧爲業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四
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爲約束
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肉食土力能
彎弓盡爲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爲生業急
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
則刀挺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
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
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
母兄弟死者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
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驢羸馱駟騊駼
騂騃匈奴之先夏氏之後殷代奔北夷至七國時國

漸強盛及秦始皇平天下北却匈奴築長城渡河以
陰山爲塞及秦亂劉項相持之際單于頭曼稍稍渡
河南復其故地至冒頓匈奴益強盛盡服從北夷圍
漢高帝於白登帝因婁敬說後妻以宗女公主呂后
文帝復通和親其後復大入蕭關燒回中宮於是置
細柳棘門霸上三軍以備焉納晁錯說召人實塞下
終景帝時不爲大患武帝因王恢議誘單于入塞不
克因爾侵盜尤甚衛青霍去病累歲窮討盡徙漠北
矣漢境又至于陰山關河西置酒泉等郡隔絕羌胡
遂通西域宣帝時其國亂賢王以下爭立爲五單于

呼韓邪南移近塞朝漢爲藩臣到支奔康居爲甘延壽誅滅成帝時單于又來朝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郎中侯應習邊事陳十不可至後漢建武二十年其國飢疫死耗分爲南北單于其南單于款塞願永爲藩蔽扞禦北狄入居雲中後又移居美稷減官等上書請滅北匈奴光武務欲息人不許和帝時北單于爲竇憲破滅安帝時南單于屢被鮮卑侵掠靈獻之際轉又挫傷魏帝遂分爲五部置於西河離石諸郡劉元海則左之孫而南匈奴種微矣初烏桓漢武帝時霍去

病擊匈奴左地因徙於上谷漁陽之間爲漢偵察匈奴動靜始置護烏桓校尉監統之至後漢漸強寇掠轉盛竟爲曹公所滅自桓靈之際鮮卑又盛盡有漠北匈奴故地至光和中其帥爭立國亂而檀石槐之種魏文帝時爲小種鮮卑軻比能破之比能明帝以後國亂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拓拔宇文更盛並稱大號跨有中州焉蠕蠕自拓拔初徙雲中卽有種落後魏大武神麴中強盛又盡有匈奴故地其主社崙始號可汗猶言皇帝以後常與後魏爲敵國明帝熙平以後其國主爭立大亂東西魏之時突厥旣強蠕蠕

主奔西魏悉被誅滅自蠕蠕衰弱突厥漸盛至西魏
大統中大破蠕蠕又盡有匈奴故地其主土門號可
汗由古之單于也北齊後周爭結婚姻傾府藏事之
至大邏便沙鉢略分爲二國大邏便之後爲西突厥
焉隋文帝開皇中本國荒亂其主染干朝隋并徙種
落於朔州及夏勝二州之間煬帝親幸其部其後始
畢可汗圍帝於鴈門因隋亂華人奔奏又更強盛控
弦百萬勢陵中夏唐武德中寇原州貞觀初頡利又
至渭橋四年李靖滅其國靈州總管張寶相擒頡利
獻焉置其餘種於河南朔方之地其後滋繁分爲六
州至阿史那元珍叛還故地開元初本落亂又請降
復處河南俄又叛去其西突厥自開皇中國亂各自
爲一國大業末西突厥被北突厥所滅北突厥武太
后嗣聖初其主默啜寇定州趙州大殺掠而去玄宗
時北突厥滅而契丹興

王莽時嚴尤諫伐匈奴曰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
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
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
王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
狄之侵譬猶蟲蝨之螫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

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飢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旣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糧用糒十八斛非牛

力不能勝牛又當自贍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糒餽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貧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久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

班固論曰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論於廟堂之上乎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

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代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尅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與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

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徙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嘆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効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柰失重利何柰欺上天何柰殺愛子何夫賦歛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

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尅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旣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歛於民遠行貨賂割剝

百姓以奉寇仇信甘言守空約而莫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值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阨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耶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遁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爲叛臣及孝元時議罷

守塞之備侯應以爲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
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单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
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
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
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
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
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内外或修刑
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内諸夏而外
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
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僻居北垂
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隔以山谷壅以沙漠
天地所以絕外内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
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
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人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
不内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
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
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禦蠻夷之常道
也

唐補闕薛謙光疏曰臣聞戎夏不雜自古所誠夷狄無
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遷中國前史所稱其來

久矣然而帝德廣被時有謁受向化之誠請納梯山之禮貢事畢則歸其父母之國導以指南之車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漢魏以來遂革其風務飾虛名徵求侍子喻其解辯使襲衣冠居室京師不令歸國此又中華之故事也較其利害則三王是而漢魏非論其得失則備邊長而徵質短股鑒在乎往代豈可不懷經遠之慮哉昔郭欽獻冊於武皇江統納諫於惠主咸以爲夷狄處中夏必爲變晉武不納二臣之遠策徒好慕化之虛名縱其習史漢等書官之以五部都尉此皆計之失也前事之不忘則後代之龜鏡此臣

所以極言而不隱者也竊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徃因入貢並叨殊獎或執戟丹墀冊名戎秩或曳裾庠序高步學門服胡氍裘語兼中夏明習漢法覩衣冠之儀日覲朝章知經國之要窺成敗於圖史察安危於古今識邊塞之盈虛知山川之險易或委以經略之功令其展効或矜其首丘之志放使歸蕃於國家雖有冠帶之名在夷狄廣其縱橫之智雖則慕化之美苟悅於當時狼子孤恩旋生於過後乃歸部落鮮不稱兵邊鄙罹災實由於此故老子云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於齊人猶不可以示之况於夷狄乎謹按

楚申公巫臣奔晉而使於吳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
教吳戰陣使之叛楚吳於是伐楚取巢駕克棘入州
來子反一歲七奔命其所以能謀楚良以此也按漢
栢帝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其後卒有劉石之難向使
五部不徙則晉祚猶未可量也鮮卑不遷則慕容無
中原之僭又按漢史書陳湯云夫胡兵五而當漢一
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工然猶三而
當一由是言之利兵尚不可使胡人得法况處之中
國而使其習見哉昔漢東平王請太史公書朝臣以
爲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之說不可以與諸侯此則

內地諸王尚不可與况外國乎臣竊計秦并天下及
劉項之際累載用兵人戶凋散以晉惠方之當八王
之喪師則輕於楚漢之塗地匈奴冒頓之全實過於
五部之微弱當曩時冒頓之強盛乘中國虛弊高帝
餒厄平城而冒頓不能入中國者何也非兵不足以
侵諸夏力不足以破汾晉其所以解圍而縱高祖者
爲不習中土之風不安中國之美生長積漠之北以
穹廬堅於城邑以氈芻美於章紱旣安其所習而樂
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爲生不在漢故也豈
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

而卒能自振於中國者爲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非元
海悅漢而漢亦悅之一朝背誕四方嚮應遂鄙卑于
之號竊帝王之寶賤沙漠而不居擁平陽而鼎恃者
爲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內徙止當劫邊人繒綵麴
蘖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王彌崔懿爲其用耶當今
皇風遐覃含識革面凡在虺性莫不懷馴方使由余
効忠日殫盡節以臣愚識國家方傳無窮之祚於後
脫備防不謹邊臣失圖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所
以肥中國削四夷經營萬乘之規貽厥孫謀之道也
臣愚以爲願充侍子者一皆禁絕必若先在中國者
亦可更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無事矣

劉起居貺武指曰自昔議邊者推高於嚴尤班固貺以
爲嚴尤之議辨而未詳班固之論詳而未盡權而爲
言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焉何以言之荒服之
外聲教所遠其叛也不爲之勞師其降也不爲之釋
備嚴其守禦險其走集犯塞則有執訊之捷深入則
有殪戎之勳俾其欲爲寇而不能願臣妾而不得斯
御戎之上策禁暴之良筭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人
之道也貺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固其國
築長城修障塞易之設險也今朔塞之上多古長城

文獻通考卷之三四
未知起自何代七國分爭國有長城趙簡子起長城以備胡燕秦亦築長城以限中外則長城之作其來遠矣秦兼天下益理城塹城全國滅人歸咎焉自漢至隋因其成業或修或築無代無之後魏時築長城議曰虜騎輕捷風來電往塢壁未遑閉牛羊不暇收雷擊至於近郊雲飛至於塞表不得不立長城以備之人築一步千里之地役三萬人不有旬朔之勞安獲久長之逸始皇斥中國之戎出諸塞表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馬戰士不敢彎弓而報怨說曰秦得中策史稱劉敬說高祖以魯元公主嫁匈奴嗣王則漢

之外孫豈敢與大父爭哉假立宗女匈奴不信無益也帝欲遣魯元后泣諫曰帝唯一女奈何弃之匈奴乎由是遣宗女行又按魯元公主則趙王張敖之后也告趙王反呂后言趙王以公主故不宜有此高祖曰使張敖有天下豈少乃女乎高祖審魯元不能止趙王之謀而謂能息匈奴之叛耶假有欲遣之辭固戲言耳且冒頓手刃頭曼躬射其母而異其不與外祖爭強豈不惑哉然則高祖之和親不能久安而爲之者以天下初定苟紓歲月之禍以息兆人之勤耳天姿豁達不矜智能沉謀內斷衆莫之識武帝時中

國康寧胡寇益鮮踈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糜耗華夏連兵積年嚴尤以爲下策可矣而漢之失策非止用兵至于昭宣武士練習斥候精審胡人則覆亡居又畏逼收迹遠徙窮窳海陰朝廷不遵宗周之故事乃襲奉春之過舉啓寵納侮傾竭府藏給西北方無慮歲二億七十萬賞賜之費傳送之勞尚不計焉皇室淑女嬪於窮廬掖庭良人降於沙漠夫貢子女方物臣僕之職也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傳稱荒服者來王此皆稱其來不言當往也杞用夷禮經貶其爵公及吳盟諱而不書柰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

約爲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媼並爲戎妻烝母報子從其汚俗中國之異於蠻夷者以有父子男女之別也若乃位配天地職調陰陽不能革聾昧之性使漸習華風反令婉冶之姿毀節異類其爲垢辱可勝道哉漢之君臣常莫之耻東漢至曹馬招來羗狄內之塞垣資奉所費有踰於昔百人之酋千口之長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者相半於朝牧馬之童乘羊之隸賫毳毼之資邀綬紈之利者相錯於路九州五服耒耨之所利絲枲之所生方三千里植於三千里之中散於數萬里之外人焉得不勞國焉得不貧胡夷歲

驕華夏日蹙當其強也又竭人力以征之其服也又如是以養之病則受養強則內攻嗚呼中國爲羗胡服役且千載而莫之恤可不大悲哉爲政者誠能移其財以賞戍卒則我人富矣移其爵以餌守臣則我將良矣富利歸於我危亡移於彼無納女之辱無傳送之勞此之不爲而弃同卽異與頑用器以夷亂華以裔謀夏變上國之風俗汨中和之正氣貺故曰漢無策焉嚴尤深以古無上策者爲不能臣妾也聖王誠能之而不用耳稱秦氏無策者謂其攘狄而亡國也秦亡之咎非攘狄也稱漢代得下策者謂伐胡而

人病人旣病矣又役人而奉之是無策也貺故曰嚴尤之議辯而未詳者也班固之論頗究其情而曰其來慕義接以禮讓使曲在彼是未盡也何者禮讓以交君子不以接小人况於禽獸夷狄乎夫奇貨內來卽華夏之情蕩纖麗外散則戎羯之心生華夏情蕩出兵之源也戎羯心生侵盜之本也聖人唯此之慎不貴奇貨不寶遠物禽獸非其土性不育器服非其所產不御豈唯贄幣不通哉至於飲食聲樂不與共之故夷狄來朝坐之門外使委以食之若禽獸然不使知馨香嘉味也獲其聲不列於庭廟受其

貢不過

亦宜然漢

官之八珍六齊

艾絳羅紈供之則長欲而

增求絕之則滅德而招怨加以斥候不明士卒不習

是由飽豺狼以良肉而縱其獵噬疲人求其禍源接

以禮讓之所致也故通貢獻則去錦繡而得毛革討

負約則獲犬馬而喪士人許和親則毀禮義而順戎

俗張騫使西域得摩訶兜勒曲漢武採之以為鼓吹

東漢魏晉樂則胡笛篳篥御則胡牀食則羗炙貊炙

器則蠻盤祠則胡天晉末五胡遊居中夏豈無天道

為寶幣不為財貨利既小矣酬

虜使悅燕趙之名倡雅質甘太

